

外国文艺

摘译

· 内部资料 ·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2
1974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5 1/32 印张 5.75 • 字数 132,000

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278 定价: 0.45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评《勃兰登堡门旁》……………徐继先 (1)

勃兰登堡门旁 (苏修中篇小说)…………… (7)

海浪上的花圈 (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133)

朝霞之诗 (日本电影剧本·摘译)…………… (140)

蓝衣骑士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157)

狮子头们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163)

艺术地再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

(苏修文艺理论·节译)……………(173)

苏修文艺动态(6 则)…………… (136)

日本文艺动态(2 则)…………… (155)

美国文艺动态(3 则)…………… (171)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 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评《勃兰登堡门旁》

徐 继 先

一九七〇年，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三年之后，以这场演习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便出笼了，并被大肆吹捧为反映了当代“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国际主义”的作品。

社会帝国主义而宣传起国际主义来了，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勃兰登堡门旁》就是这样的一篇绝妙佳作。在这部小说里，是是非非颠倒着的。实际上的大国霸权主义，小说偏偏说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实际上的侵略，小说偏偏说这是“友谊”。在这部小说里，是非就是这样完全颠倒着的。

小说中的一个驻德苏军上校普罗霍洛夫曾振振有词地吹嘘说：“他们学习打仗不是为了去跨越别人的边界，而是为使那些有时想要跨越别人边界的人，别迈出冒失的步子。”人们不禁要问，你，普罗霍洛夫上校，不正践踏着他国的领土吗？不、不、不，普罗霍洛夫上校把这叫作“战斗的兄弟友谊”。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布拉格的街道一夜之中被苏修的铁蹄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权利被苏修剥夺

殆尽。也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苏修在东德驻有三四十万军队（小说中的这位普罗霍洛夫上校先生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了，而且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分子），在匈牙利驻有六万军队，在波兰驻有四五万军队……。既然美其名曰“战斗的兄弟友谊”，那末所有这些国家在苏联驻有一兵一卒没有？它的答数是：0。这种单方面的“友谊”真是太不平等，太叫人难堪了。更有甚者，苏修军队在各驻在国还可以享有种种特权，只要在“苏军有不安全之感时，可采取各种措施以消除威胁”。这种“友谊”，就是建筑在丧失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的。普罗霍洛夫上校自己招供道：“我一辈子都是坐在箱子上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那里。”这倒有点使人相信，因为，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看来，就如小说中所写的：“到波兰或保加利亚去，比到诺夫戈罗德或苏兹达尔去要容易。”他们“跨越别人的边界”，如同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甚至还要神气活现些，以显“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家之长”的威风啊！所以，当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要来跟你“友谊”、“友谊”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可不是好心。他们的“友谊”就是侵略和掠夺。

苏修在军事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或者到处张牙舞爪炫耀其军事实力，其政治目的，无非是搞“逼宫”，要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集团就社会帝国主义之范，围着苏修的指挥棒转，为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服务罢了。

然而军事上、政治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经济上“跨过别人的边界”。资产阶级是为攫取最大利润而生存的。勃列日涅夫们当然不例外。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谓分工，苏修为某些东欧国家规定了这样的“前景”：保加利亚只准发展农业。“前景”就是成为苏修的“果菜园”和“宅旁园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只准发展机械加工等某些工业，“前景”也不妙，只

能成为苏修的附属加工厂；匈牙利呢？给你发展些传统的工业已经不错了，“前景”也还是成为苏修的工业附庸。既然某些东欧国家不允许有自己的完整独立的经济，经济命脉被掌握在苏修手中，当然只能唯命是听了。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买卖！以石油贸易为例，苏修卖给某些东欧国家的石油售价要比国际市场高一倍以上，而其从另一些东欧国家进口的石油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低许多。一九六九年，由于苏修对东德出口价格高于对西德出口价格，光这一年，被苏修额外榨取的暴利就有二亿多卢布，占该年东德出口总额的近六分之一。这种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无耻掠夺，大概也是叫做“战斗的兄弟友谊”吧！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杂文《牺牲谟》中那个骗走了人家最后一条裤子，还自吹是“成人之美”的恶棍的丑恶嘴脸。当然，那个恶棍也算不了什么，与今日的苏修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以“友谊”之名，行占领、剥削、掠夺之实，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着苏联的国民经济，垄断已经成为苏修社会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垄断的必然结果是侵略、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垄断资本集团主宰的资本帝国主义是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了解了这一点，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就好懂了；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满嘴“友谊”也就好懂了。有侵略，就有反抗。现在，苏修到处伸手，到处扩张，结果到处碰壁，它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已经越来越暴露。为了掩盖它的越来越大的扩张野心，就不得不把“友谊”的廉价口号叫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响。《勃兰登堡门旁》这样一部用友谊掩盖侵略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它

适应了苏修叛徒集团对外政策的需要，因而受到赏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勃兰登堡门旁》还故意地把以普罗霍洛夫上校为代表的苏军一伙，编造成为当年是把东欧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救世主，而今天又是东欧人民的恩赐者。为了使这种编造能够达到吹嘘“友谊”的目的，小说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华沙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一片废墟”，“现在建了那么多大厦”；“柏林过去也不是这样的”，现在，呵，“绿树成荫”，“行人如织”，多繁华，怎么来的？还不是靠普罗霍洛夫们解放你们，帮助你们建设起来的！可是从这种自吹自擂的“友谊”中，人们却看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恶习，嗅到了大国霸权主义的臭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把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给东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本身也是同东欧各国人民长期的反法西斯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分不开的。而东欧各国的解放，则总归是这些国家人民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大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当代的法西斯、当代的希特勒，是骑在东欧人民头上，敲骨吸髓的死敌。它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它们恬不知耻地以“反法西斯英雄”自居，把自己打扮成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这只能说明他们歪曲客观事实已经到了何等卑鄙的程度。

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小说中精心安排了诸如此类的情节：在飞机上要为“从莫斯科走到柏林的人干杯”，因为他们

是“功臣”；在波兰兵营参观历史厅时，白发苍苍的波兰军官流利地用俄语解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全师宣誓……忠于对苏联的联盟”，因为“是苏联给了我手里的……武器来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小说还蓄意编造了德国人汉斯、库尔特父子等许多人物，通过他们的嘴，为苏修侵略、霸占东欧歌功颂德，似乎今天东欧各国人民是当真把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当作“友谊”来领受的。你看，在工厂里，到处张贴着歌颂同苏联友谊的大幅标语；至于象卡什塔诺夫这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役的退役军人到汉斯家里去作客，那简直成了救世主光临，真是一派“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友谊”的情景。可惜，这种盛况只存在于小说的杜撰之中，在现实的东欧却是不存在的。一九六八年苏修用刺刀和坦克制造了“捷克事件”以后，塔斯社不也发了许许多多所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热烈欢迎“兄弟的苏军”来把他们“从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拯救出来”的消息吗？但是，真实情况却是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十一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布拉格就发生了多次公开的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举“宁死不屈”、“我们要自由，不要俄国的奴役”等标语和旗帜，抗议苏修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示威群众不怕苏修占领军的镇压，愤怒地冲向苏修大使馆，向着苏修大使馆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这才是东欧人民的真正形象。这种光辉形象不但存在于广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之中，也存在于其他东欧国家人民之中。去年华沙上演了一个以反抗老沙皇对波兰人民的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剧《先人祭》，轰动全波兰，不正说明了广大波兰人民决心从新沙皇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新觉醒吗？毛主席说过：各国人民“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这就是历史的真理！

当然，苏修侵占和控制东欧，仅仅是它妄图称霸全世界的桥头堡。十九世纪的老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叫嚣：“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而今天，老沙皇的魔影正深深地印在克里姆林宫的新贵的肥脑中，他们正重温把侵略之旗升到全世界的旧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倒是说出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公开场合羞羞答答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马上就遮住了半个地球，就象遮住半个地球仪一样。”区区东欧，何足以填新沙皇称霸世界的欲壑？要遮住半个以至整个地球，这才是新沙皇梦寐以求的心愿。这不正恰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既争夺又勾结，妄图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吗？

捷克人民说得好：“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胜利属于东欧人民！胜利属于世界人民！

勃兰登堡门旁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B·斯捷潘诺夫

载于苏修杂志《旗》1973年第5期

第一章

“要到柏林，每跨一步，地雷轰鸣。”

(选自战争年代战士的俗话)

“我们的飞机‘伊尔—18’开往柏林。飞行时间是两小时三十分。乘客同志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选自民航机上女服务员的通告)

卡什塔诺夫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乘过飞机。因此当隔板上突然闪现出“不准吸烟！扣上皮带！”的文字时，这无声的令人惊慌的警告，使他焦躁不安起来，他坐在安乐椅上，转来转去，把身体更深地压在椅子里。他长时间地扣皮带，可是怎么也无法扣上。当他看到这种扣环，跟村里熟悉的电工腰里扎的几乎一模一样，而那个电工就靠这扣环毫不害怕地在很滑的电杆上爬，这时他稍稍安定起来了。当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捧着装满糖果的托盘，在安乐椅间轻盈地走过的时候，卡什塔诺夫心上已经产生了十分舒适之感。她不仅脸部露出微笑，甚至她天蓝色短上

衣的每一个钮扣，每一条褶纹都露出了笑意。“你瞧，在空中她满不在乎，还穿着高跟鞋！”卡什塔诺夫神往而钦佩地想着，同时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指头夹起一块糖果。

飞机急躁地轻微地震抖起来，同时在柏油地坪上开始滑行。“现在我们要起飞了！”卡什塔诺夫紧张地在想。但结果没有猜对。飞机好象紧束起翅膀，以免碰着正在停机坪上打盹的自己的同行，走上了主要的起飞跑道。它忽然呆立不动了，就象百公尺的快跑能手，集中全力准备冲刺那样。功率强大的发动机吼叫起来，用足全力，好象发出了胜利的召唤，这声音响彻了整个机场，在机场的一端到另一端广阔的空间荡漾。接着飞机就向前滚动了一阵，冲向天空。卡什塔诺夫感到，好象有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强劲力量把他挤压到安乐椅的靠背上。他领悟到：“现在确实是起飞了”。

可是卡什塔诺夫还是没有看到飞机的起飞。他没有感觉到，他们是怎样飞离地面的，当他朝舷窗外张望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变成玩具一般大小的一幢幢房子，象铅笔大小的工厂烟囱，河流有如缎带，森林有如田畦上的秧苗，这一切都在脚下遥远的地方一一掠过。飞机微微抖动着翅膀，急速地向高空飞升，好似从海市蜃楼的深处冲向高处的什么地方，而下面的一切越来越缩小，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整个城市好象沉浸在浩瀚水库的底层，房屋象一块块小砖头，那些汽车象小甲虫似的，在这些砖块中间爬行，而行人已经根本无法看清。云形象一块轻软的白色围巾，从机翼上飞落而下，卡什塔诺夫看着那雾气濛濛的地平线，如今已漫延到几百公里，他不禁愁闷地想到，可能现在正在故乡伊凡诺沃小村上空飞过。真是件奇事啊，在那下面，在那不可见亦不可及的世界里，他的妻子格鲁尼娅，也许已经生好了炉子，现在正在桌边忙碌着，竭力想使从城里到双亲这里来度

假的女儿感到满意。

卡什塔诺夫刚一想到家，一种疑惑之感又在心中油然而生：出这样的远门，做得对不对呢？对这件事，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算也没有算到过，可是突然区里来了个电话说：“达尼雷奇，你是否想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一趟？有一张价格可以优待的票子”。“这种恩惠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奖励你的工作。”

卡什塔诺夫没有急于作出回答，他请求能有一天时间进行考虑。可是在家庭会议上，正如他自己有时候开玩笑所说的，“在谈判桌边”，作出了决定：派卡什塔诺夫·谢苗·达尼洛维奇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差一趟。妻子的理由是：“你去看一看谢连卡，想必他不会有休假……”女儿的理由是：“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的话……”表决的结果是：两票赞成，一票弃权。

妻子有她自己对的地方：儿子谢尔盖在驻德苏军中服役已经第二年了，为什么要放弃去看看他的这个幸福的可能性呢？女儿显然是想弄到一些礼品。至于说到自己的理由，尽管卡什塔诺夫没有说出口，可是它要有份量得多。已经几乎有二十五年了，谢苗·达尼洛维奇象怀着一个神圣的秘密一样，怀着一个宿愿，就是想看一看曾经出现在他生命的十字路口上的一个城市。在二十岁的中士卡什塔诺夫的想象中，这个城市是一个可怕的海市蜃楼，当时，这个中士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积雪的战壕里冻得要命，只得用呼出的热气来暖和冲锋枪的枪栓。在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要走到这个城市去更大的愿望了，哪怕甚至不得不在雪地里爬上一千公里，也要到达那里。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柏林。

一九四五年五月，卡什塔诺夫乘在颠簸的、积满尘埃的灰蒙蒙的坦克的钢板上，开进了这个城市，可是他没有认出这个早已

给自己描绘过的城市。它比想象中的柏林更可怕，更难看。它好象天生就是一堆废墟，没有窗的洞口里吞吐着火舌。好象是建筑师们特意把它造成这种畸形残酷的样子，作为仇视人类的那一代人的某种象征。

可是曾经这样吸引过卡什塔诺夫，好象用一块看不见的磁铁把卡什塔诺夫吸到了自己跟前的柏林，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那阴暗的地下射出了一颗致命的炮弹，城里最后一批炮弹中的一颗，轰隆一声向着钢盔上铸着一颗星星的年轻战士飞去。

卡什塔诺夫记得，这件事发生在离勃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而随后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都是单调地在医院的四壁中度过。重伤之后，他一直在各个军医院里转来转去，偶尔回家，只是作短期休假。医生们当然尽力所能及给他医治了，可是要神奇地把他治愈是没有指望的了，因为在卡什塔诺夫背部里面，靠近腰的地方，现在装着一个用不锈钢做成的弹簧，它把被弹片伤过的椎骨束在里面，以保安全。一条腿夜夜痛得忍受不了，这使他想起在离柏林还有几百俄里^①地的尔热夫斯基森林里，在五步路外爆炸的一颗地雷。此外，根据医生们没有解释清楚的原因（也许是伤及了一根神经）左眼开始褪色了，说简单些，就是左眼开始长白翳。如今他这一只眼睛几乎已经失明了。

不，对卡什塔诺夫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无论是在一九四五年，还是在过了十年——十五年之后。正如有一次谢苗·达尼洛维奇痛苦地开玩笑所说的，正是在柏林，他也得到了“一级残废”的称号。顺便说一说，当时卡什塔诺夫几岁了呢？好象是二十四岁吧？正是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正是“各种工作都很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好，凭你兴趣来挑选”的时候。可是这么一来，不论你往哪里走，到处都走不通了。要不是村里的医生助手，真不知道那苦闷残疾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医生助手，是个直爽的汉子，他说：“你想要多活五年到十年吗？”唉，怎么不想呢，要知道连谈恋爱还没有来得及啊……。“你既然想，”医生助手拍着他的肩膀说：“那你就到养蜂场去找个工作，这是我对你的劝告，今后你会感激的。”

这个十年制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光荣勋章的获得者、坚定勇敢的中士卡什塔诺夫，就这样成了集体农庄的一名养蜂人。

在历次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们都耸耸肩膀表示惊讶，他们本来以为，他这个人是不久于人世的，可是结果竟……

医生助手有时候跑到养蜂场来，他说：“蜜蜂怎么样？刺人吗？那好吧，你就多让它们刺刺吧……”

就是说，战争并没有把一切东西都夺走。将近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象体态挺拔的杨树一样成长起来了。女儿即将成为一名教师。儿子在部队里，看来并不是属于落后之列。对谢苗·达尼洛维奇来说，他们好象行军队伍中的领头人，他好象就是为跟上他们而走着。

卡什塔诺夫向舷窗转过身去，飞机现在好象是在积雪的草原上空飞行，云彩在下面软软地铺开，整个辽阔的空间真好像刚刚撒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要是他忽然看到机翼下面有穿着五彩缤纷的绒线衣的滑雪运动员在跟飞机互相追逐，他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这一片闪耀着金光的静寂的白云，真是太象地面了。发动机无忧无虑地响着，因此卡什塔诺夫已经听得出乘客们的谈话声了，这些乘客们大着胆子正在解开那系着的皮带，座椅上腾起了一缕缕香烟的烟雾。

邻座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身体胖大笨重的小伙子，全神贯

注于飞行的卡什塔诺夫，起先并没有注意到他，现在他也掏出了香烟，习惯地打开了圈椅扶手上的烟灰缸，同时象人们初交时的问话那样问卡什塔诺夫道：

“大概是第一次到柏林去吧？”

“不，要算第二次了……”

“你真走运，”年轻人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我呢，跟伊里亚·穆罗麦茨^①一样，耽在一个地方，一耽就是三十年。”

“你的一切还都在将来呢，”卡什塔诺夫一面说着，一面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在谈到自己是第二次访问柏林时，他没有向这个年轻人说谎。他笑了一声，想起了出国登记表上的一个项目曾经使他大伤脑筋：“工作、因公出差，还是随代表团出访，及其目的”。这里该回答些什么呢？他决定凭良心来填写：“曾经出国，到过华沙和柏林，目的是把人民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对这一措词如此满意，以致把格鲁尼娅叫来了，并高声地朗读给她听。“你看？怎么样？简直象登在报上的，要不就象无线电里广播的文章！”“你啊，真是吹牛家！”妻子微笑了一下说。而当卡什塔诺夫对着镜子，打量着那件新衬衫的时候，妻子又说开了：“你当心，达尼雷奇，你在那里将迷惑住一个什么弗拉乌^②。我看，我要倒霉了。”

卡什塔诺夫默不作声。该说些什么呢？要是在二十五年前，这些话倒是一针见血的。中士当时在连里并不是最差的青年。因为他体态匀称，姿势端正，因为那船形帽檐怎么也掩盖不住的波浪式的额发，因为他那褐色开朗的眼神和那脱口而出的笑话和俏皮话，所以不论低级的和高级的指挥官总带着卡什塔诺夫一起去参加跟当地居民的各种会见和谈判各种事务。为了使外国

① 俄罗斯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保卫者之一。

② 德语，太太。

人看一看，俄国的士兵是怎样的人才。当然啰，有过这么一类事情，有时，人群中年轻的弗拉乌的眼光会象子弹一样射到你的身上：姑娘们嘛，她们到处都一样。

可是现在镜子里映出的却是另一种形象了。眼睛已经褪色，变得暗淡无光了，好象里面的电池已经用光了，可是没有替换。脸上布满条条皱纹，好象大型地形图上起伏的地势一样。已经无法认出达尼雷奇，无法认出。甚至无论怎样时髦的衬衫也无法使他的形象得以修饰和翻新。可是在从前，军便服就是最好的衣衫。这身旧时的军便服至今还放在五斗橱底里，已经久未熨烫，而上面的一枚枚勋章叮当作响，象铠甲上的环一样。当年穿着这套服装，走遍了半个欧洲，确实不错，这是最时髦的服装啰！人们给以荣誉，到处鲜花相迎……

于是，卡什塔诺夫象起飞时那样，重又产生了一种疑惑之感。但是谢苗·达尼洛维奇立即抛开了那种令人厌烦的思想，想起了主要的，已经完全定下来的事情。归根结蒂，他不是去散步旅行。而且既然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里生活服役，那末一个别人的国家也就不怎么是别人的了。同时，卡什塔诺夫心中还抱着一个微弱的希望——见一见当年的中尉，同团的战友普罗霍洛夫，如今大概是上校了吧。谢尔盖正巧是在他的部队里服役。

“我是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这么回事。不必多想别的！”卡什塔诺夫给自己鼓了一下气。

机上女服务员给每一个人分发了一只盛着早餐的小巧细致的托盘。卡什塔诺夫觉得，“好象在幼儿园里一样”，可是，奇怪的是，他发觉高脚杯里装着淡绿色的液体——烈性葡萄酒。

“一百克军用的^①。”他不拘礼节地把旁边那个人推了一下。

“什么？”那人不解地问。

^① 一百克是指卫国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军人的伏特加酒定量。

“军用的……”卡什塔诺夫闷闷不乐地笑了一下说，“有一支歌，大概你听到过吧：《请你把自己一百克军用的倒满铁杯……》”

“没有，没有听到过，”旁边那个人承认说。

“这么说，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卡什塔诺夫一面问着，一面用指头捻转着高脚酒杯，好象要使杯子发暖似的。

“就让我们为一切美好的事情干杯吧！”旁边那人一挥手说道：“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是不会为随便什么事情而干杯的，”卡什塔诺夫反对说：“一定总得有一个意义。让我们为那些徒步从莫斯科走到柏林的人干杯吧。为那些走到了和没有走到的人……这意思就是，为那些士兵干杯，”卡什塔诺夫补充说。

“当然……这说得真好，”旁边那人同意地说。

朵朵云彩紧贴着舷窗，飞机好象沉没在松软的雪里似的。机舱里忽然间一暗，随后光线又射进了圆圆的窗洞，只不过不是从上面射来的光线，而是从下面。从那白茫茫的云幕断隙处，卡什塔诺夫看到了大地。

“大概，已经是德国了，”旁边那人说着，便把皮带扣环咔嚓一声扣上了。

隔板上重又亮起了警告性的词句：“不准吸烟，扣上皮带！”

“现在我们降落了！柏林阳光灿烂，气温是十二度！”机上女服务员以如此得意的语调宣布，好象是她为乘客们预订了天气似的。

飞机又下降一些，大地摇晃起来，它好象从侧面向舷窗紧压过来似的。

“您不要摆架子，”旁边那人说：“您扣上。”

可是卡什塔诺夫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把前额紧贴在舷窗冰凉的玻璃，全神贯注地盯着下面掠过的一幢幢红顶住宅，他